

# 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学理逻辑

和学新，师 雨

**摘要：**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是新时代提升育人质量的关键举措。与“如何进”的事理研究相比，学界对“为何进”这一本质问题的学理性揭示目前还相对缺乏。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学理研究有助于明晰政策意图、促进政策落实和赋能教师实践。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既遵循教育与政治相联系的一般规律，是教育政治属性的体现，又遵循教育内容建设的具体规律，是教育内容选择、组织与更新的具体反映，同时，还是课程论话语的创新实践。

**关键词：**重大主题教育；课程教材；教育内容；课程话语

**中图分类号：**G42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6)02-0030-09

课程教材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载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本遵循，强化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是新时代建设培根铸魂、启智增慧课程教材体系的重要举措。自 2021 年以来，教育部等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相应的指导性文件，对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进行了顶层设计与具体规划。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在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时代价值、现实意义、实践进路<sup>[1]</sup><sup>[4]</sup>及融入机制<sup>[2]</sup>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也有学者从具体学科出发提出了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建议与策略<sup>[3]</sup>。但已有研究仅从事理层面阐释了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进什么、如何进和怎么教等问题，这可能会使人们误以为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只是政策层面的要求，从而影响国家意志的有效落实。实际上，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明确这一逻辑有助于我们明晰政策意图与导向、促进政策的落实，同时也能有效赋能教师实践。

## 一、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学理逻辑的意蕴解析

“学理”是指科学上的原理或法则<sup>[4]</sup>，这一定义虽指向明确，但因其抽象概括程度高而难以被准确理解。学界在对学理进行阐释和界定时，多借助与事理一词的对比分析而展开。二者同属于人类认识事物本质、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认知形态，具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有本质的不同。在法学领域，法的事理研究是对法律事实的研究，学理研究则是对法现象、本质与规律等的研究。<sup>[5]</sup>在教育领域，教育事理关注现实具体问题与实践操作，教育学理则是以事理为支撑的理论建构，能够解释现实、预测未来。<sup>[6]</sup>可以说，事理关注现实具体问题和实际操作，是基于对事实与经验的归纳作出的因果判断；学理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抽象概括，反映事物背后的原理、规律和法则。从这一角度来理解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学理逻辑，其核心就在于明确重大主题教育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21 年度教育学一般项目“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研究”（BAA210027）。

**作者简介：**和学新，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师雨，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87）。

课程教材所遵循的教育规律和原理。教育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与具体规律：一般规律是指一切教育活动所共有的宏观层面的规律，如教育与经济相适应、与政治相联系以及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规律；具体规律是指只在某一阶段、某一层面起作用的规律，如德育、智育与体育规律等。<sup>[7]</sup>

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是依托政策将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要求转化为课程教材内容，以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的教育改革。政策文件政治站位高、语言高度凝练，若不对其作出具体说明和阐释，易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理解偏差、融入失当与实施乏力等问题，导致重大主题教育的育人价值难以实现。

#### （一）明晰政策意图，澄清思想误解与理念困惑

正确的认知与理解决定行动的实际成效。只有从认识层面厘清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原因与依据，才能为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与逻辑遵循，保障重大主题教育育人功能的发挥。近年来，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遴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领导”、革命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中小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以及生命与健康教育等重大主题，并陆续研制、印发了一系列相关指南与指导纲要等政策文件，从党和国家的层面对新时代课程教材建设以及学校育人质量提出了要求。政策文件的制定往往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需求与价值导向，其语言表达具有高度凝练、专业化与命令化等特征，其背后所依据的规律、原则和理论等容易被简洁化的表达所遮蔽，从而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难以被理解甚至被误解，使政策落实效果大打折扣。同时，以政策的形式单列不同的主题并强制要求其融入课程教材，容易引起教师的抵触情绪和对学科教学时间被挤占的担忧，导致这一政策异化为单纯课程内容与课时的增量改革，使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沦为教条、口号。据调查，中小学教师群体对重大主题教育为何要进课程教材存在片面化的认识，认为这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同时，简单机械地将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理解为对价值观教育的强调，难以妥善处理知识传授与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sup>[1]43</sup> 为避免因不理解政策制定背后的原理

而造成的思想误区与理解障碍，需要从学理的角度剖析重大主题教育“为何”进课程教材，从而为行动提供理论依据。

厘清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学理逻辑能够为理解这一教育政策的重要价值提供理论指引。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是涉及新时代课程教材建设水平和育人质量提升的重要教育政策，既具有“法”的属性又具有“教育”的属性。有学者指出，任何有关专业的政策的制定，都需要该专业的学术支持和指导。<sup>[8]</sup> 如果离开专业的学术指导与引领，政策相应的功能和价值就很难得到充分发挥。因此，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背后必然有相应的教育理论、原理和规律作为支撑。重大主题教育的学理逻辑正是通过揭示政策文件与教育理论、原理和规律间的内在联系，为实践提供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理论指引。具体来说，学理逻辑从教育基本理论的角度出发，揭示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与教育的社会功能、政治属性之间的联系，前者是后者实现的载体。学理逻辑是将政策话语的“必须做”转化为教育话语的“为何做”的重要支撑，使人们能够透过政策文本的表象，理解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根本意图。

#### （二）促进政策落实，保障课程教材研制与实施

课程教材是学校育人的核心载体，承担着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观塑造的重要使命与任务，由学生需要学习的教育内容组成。教育内容，尤其是学校教育内容，是符合教育目标的科学知识、道德规范、先进观点和思想等的总和。<sup>[9]</sup> 这与重大主题教育具有相同的内容属性。重大主题教育中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和“党的领导”等内容，汇聚了新时代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本质上是对国家发展战略、社会发展规律与个人成长方向的系统阐释。将这些内容融入课程教材，一方面能够增强课程教材的思想性与时代性，另一方面能够借由课程教材这一载体充分发挥其育人价值。因此，重大主题教育与课程教材在内容上具有密切的联系，需要通过学理层面的探讨进行揭示，使教育内容与国家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形成呼应，使课程教材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起到价值引领的作用。

学理逻辑为重大主题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材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学理涉及对事物本质、内涵的揭示，探究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学理逻辑离不开对重大主题教育与课程教材本质属性与内涵特征的深刻剖析。这一学理探讨，一方面能够深化对二者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更加深入地发掘二者之间的关系。重大主题教育的融入并非简单粗放地对现有课程教材进行局部更新或增补，也不是一一独立设课，而是以有机融入为主。<sup>[10]</sup>有机融入的前提在于深刻剖析重大主题教育的内容属性、核心内涵和时代价值，同时，结合课程教材建设的规律、特点与条件等，探明重大主题教育与课程教材之间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凸显二者间的连接点与契合点。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要求，语文要以古诗词、民间故事等为载体，道德与法治要以格言、人物、故事等为载体，体育与健康要以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武术等为载体。这些要求正是二者具有本质关联的有力证据，为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进什么”“如何进”等问题提供了依据。若忽视这一点，“有机融入”便可能流于形式，不仅课程教材建设水平得不到提升，还有可能因重大主题教育的融入而引发教学内容冗余、结构失衡等问题。

（三）赋能教师实践，提升课程教材的育人实效

教师是课程教材开发的中坚力量，其对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理解深度直接影响着课程实施与教材开发的效用。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要求不能一一设课、不能增加学生负担，要做到有机融入。这对一线教师的专业能力和理论水平提出了挑战，需要不断提升教师的教材开发能力以及课程设计水平，即知道“怎么教”，以确保能够将重大主题教育内容有机融入学科教学，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熏陶和感染。具体而言，教师要明晰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原理、目的与意义，能够觉察重大主题教育内容与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进而积极主动地对课程教材中蕴含的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进行挖掘和转化。

教师要顺利完成课程活动，理应具有理解相

应课程原理的能力。<sup>[11]</sup>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学理研究，能够通过对政策背后的本质、规律和共性的探究，增强教师的课程理解能力，促进他们对课程教材的开发和实施。一方面，通过阐释这一政策的核心内涵、战略意图与育人目的，在破除思想与认识层面障碍的前提下，为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提供价值导向，使其在课程实施与教材开发的过程中，能够精准识别与把握素材和载体，克服盲目性与随意性，确保教育内容始终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而展开；另一方面，有助于一线教师从本质上对各重大主题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识和理解，精准把握各大主题内容背后所呈现的知识逻辑与结构，从而将其与课程教材中的学科知识进行联系，能够科学、系统和连续地组织和整合教育内容，避免其碎片化和重复出现，保障重大主题教育内容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 二、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是教育政治属性的具体体现

将集中体现国家意志与重大战略导向的重大主题教育融入课程教材，一方面，彰显了新时代教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社会稳定发展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也是落实课程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内在要求，将教育政治属性的要求转化为具体的课程教材建设行动与育人实践。

（一）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是教育政治功能的时代彰显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阐述了教育强国的基本特征与科学内涵，突出强调了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与战略属性。其中，政治属性是首要属性，体现了教育的根本方向。教育的政治属性要求教育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以及坚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sup>[12]</sup>教育的政治属性是由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天然联系赋予的，是教育政治功能的深化、巩固与彰显。政治权力通过对教育的严格控制使教育始终为其服务，决定了我国教育不是价值中立的事业，它必须维护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回应国家的政治诉求。从理论上讲，国家和统治阶级

通过法律或政策的形式确定教育方针，从根本上规定了教育工作的价值方向和人才培养规格。也就是说，教育的政治属性决定了教育的目的必须是按照党和国家的发展需要而培养人才，即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什么性质政治，就必然会有相应性质的教育。”<sup>[13]</sup>教育要坚持回应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提出的政治诉求，以体现国家意志与政治主张。实际上，自有国家以来，教育就一直发挥着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为统治阶级培养所需人才的政治功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维护政治统治、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sup>[14]</sup>。尤其是在国际和国内形势严峻的当下，教育的政治属性以及教育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更为凸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成为教育的重中之重。教育要超越单纯科学知识的传授，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学生的道德与思想品质受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和思想规范的影响，而这些规范在阶级社会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国家政治活动息息相关。<sup>[15]</sup>也就是说，教育政治属性的彰显要求以国家意志、政府主张和统治阶级利益作为学生价值观与品德形成的来源。课程教材既承担着知识传授的任务，同时也肩负着价值塑造与品德涵养的使命。

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正是教育回应政治诉求的必然选择与具体体现。在全体中小学生群体中进行重大主题教育，是党和国家基于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洞察与精准研判，所采取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意识形态教育战略。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本遵循，重大主题教育的内容反映了党和国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先进思想和时代精神，是国家意志的系统化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将其融入课程教材，对于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四个自信”、确立正确三观具有重大

意义。因此，依据教育政治功能的内在规定性，教育要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体现国家意志与承载核心价值观，就必须将体现党和国家对全社会政治要求的重大主题教育融入课程教材，使教育事业始终与国家政治主张同频共振。

## （二）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是课程教材建设的内在要求

教育的政治属性虽已规定了教育的目的与教育的根本方向，但要切实做到党对教育事业的全局领导，保证育人的方向、质量与规格，还必须依靠课程教材这一核心育人载体。教育的政治属性所蕴含的育人要求，无法脱离具体的教育实践而实现，课程教材作为连接教育目的与教育过程的桥梁，承担着彰显教育政治属性的重要使命。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要求，要加快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正如阿普尔（Apple）所说，有关教什么的冲突是尖锐而深刻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问题。<sup>[16]</sup>因此，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本遵循的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就成了新时代加强课程教材建设、发挥价值引领功能的关键举措。

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能够增强课程教材培根铸魂的育人功能，助力时代新人的培养。《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强调，要将重大主题教育有机融入课程，增强课程思想性。这意味着要对课程教材的内容进行思想性重构，以价值观念与德性培育引领知识传递，通过统筹部署与顶层设计，活化与整合课程教材内容，促进知识与道德之间的转化，强化课程教材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念的使命。重大主题教育根植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动体现当下教育工作所应具备的时代性和思想性。<sup>[17]</sup>重大主题教育的内容不仅是对党和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实践经验的事实性描述，也是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先进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时代精神等国家意志的体现。具体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领导”、革命传统等主题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政治品格与情感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劳动教育在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涵养劳动素养；国家安全教育 and 国防教育着重增强学生热爱祖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厚植爱国情怀；生命与健康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个人生命和公共安全意识。因此，重大主题教育的融入能够使课程教材这一育人载体满足人才培养要求，充分体现和发挥课程作为官方知识载体以及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战略属性与保障功能。

### 三、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是新时代教育内容选择与组织的理论自觉

(一) 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是教育内容选择与组织的结果

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并非对教育内容的简单拼凑或叠加，而是在深刻理解重大主题教育与课程教材本质属性基础上的审慎选择与组织。从本质上来看，课程是为了实现学校教育目标而选择的教育内容的总和<sup>[18]</sup>，划定了教育内容的范围与重点。教材是课程的具体载体与文本呈现，将课程所涵盖的教育内容进行有序组织和规范。“课程是内容之母，教材是内容之体。”<sup>[19]</sup>可见，课程教材与教育内容关系密切。一般来说，教育内容是学校要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技能、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总和，涉及教育向学生施加何种影响的问题，决定了学生素养培育的方向与维度。教育内容具有内在和外在两种存在形式，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是内在存在形式，而教材与课程是其外在存在形式。<sup>[9]</sup>简言之，课程教材是对教育内容的呈现与表达，对知识、经验与活动等教育内容进行有计划、有目的地选择与组织形成了课程教材。重大主题教育作为一系列重要知识、文化、技能、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等的集中凝练，构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主题思想鲜明突出，本身就是对新时代重要教育内容的集中反映与表达。从这一角度来看，课程教材是教育内容的核心载体，重大主题教育是新时代重要的教育内容，将重大主题教育融入课程教材在逻辑上和理论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基于这一理解，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所

引发的课程教材变革，实质上就是教育内容选择与组织的结果。教育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从根本上来要坚持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辩证统一的立场。课程教材建设既要契合学生成长规律与认知特点，促进其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又要紧密贴合社会发展趋势与需求，培养时代新人。在课程教材中加强重大主题教育正是这一辩证立场的彰显。具体来说，教育内容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以及政治思想和社会理论两类知识，对这些内容的选择与传播态度由政治权力决定。<sup>[20]</sup>重大主题的遴选与确定是党和国家在新形势下对教育内容进行审慎选择的结果，它是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的宏大叙事。重大主题教育内容不仅是政治活动主体与国家意志的体现，也与个人发展息息相关。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每一个重大主题教育的内容均是如此。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帮助个人认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文化认同问题的关键，国家安全和国防教育既是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尊严的维护，同时也与个人的隐私保护相关。<sup>[21]</sup>由此可见，重大主题教育兼顾了国家与个人的双重发展需要，将其融入课程教材之中是具有学理性的专业实践，这一举措根植于教育内容选择与组织的理论逻辑之中。

(二) 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存在诸多挑战需要克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sup>[22]</sup>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数字化转型、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以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等系列教育改革，都是党和国家针对时代议题以及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等国际国内严峻形势采取的有效措施，旨在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面对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现实新要求，亟须构建适应我国新时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教育内容体系，以回应时

代挑战、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与稳定，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重大主题教育内容的遴选与确定，以国家战略发展需求为宏观导向，以教育自身发展逻辑与学生成长规律为实践依据，将其有机融入课程教材，彰显了教育系统内部通过内容重构应对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担当。具体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领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等主题融入课程教材，能够帮助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树立正确三观、增强政治素养与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学会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国际舆论，增强政治认同与文化自信，以此抵御西方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以及境外势力对历史的歪曲、英雄人物的诋毁。国防教育与国家安全是为应对当前地区冲突不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等内忧外患的复杂形势而凝练的主题，着重培养学生的国防观念与忧患意识，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巩固国防、维护国家安全奠定坚实的基础。生命安全教育与健康教育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与安全防护等重要内容，能有效应对当前存在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校园安全和食品安全等问题。

#### 四、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是对教育内容持续更新的及时反映

（一）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符合教育内容持续更新的客观规律

教育内容持续不断地补充和更新是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课程教材作为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也必然随之进行周期性的变革。正如有学者指出，“随着知识信息的激增，社会的进化，教育的发展，教材需要不断更新换代，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sup>[23]</sup>。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每一次科技进步与社会变革都直接推动了课程教材内容的革新。比如，美国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而倡导 STEM 教育模式；澳大利亚推行数据驱动的职业课程实施机制，根据数据显示的职业技能短缺情况开设课程，以优先满足建筑、能源转型、数字安全等领域的需求。<sup>[24]</sup>我国也不例外。2000 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通知》和《中小学信息技术

课程指导纲要（试行）》等文件，通过增加信息技术课程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发展需求。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实施了多次课程改革，均为既有整体性又有阶段性的问题导向式改革，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对基础教育美好发展的时代诉求。<sup>[25]</sup>从各国课程教材改革的实践中可以看出，教育内容随外部社会变革与内部育人需求的双重驱动而持续补充、动态更新。这是教育发展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课程教材周期性、系统性的变革则是对这一规律的反映。

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正是教育内容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补充和更新。从重大主题教育的内容来看，部分主题是首次系统提出，进一步丰富了新时代的教育内容体系。比如，“党的领导”相关内容的一体化融入与整体设计，详细阐释了党的领导的内涵与意义，在以往的课程教材改革中很少如此深入且系统地呈现；生命安全教育中提到的网络与信息安全、防范网络诈骗等是顺应时代发展新增的教育内容，在以往的信息技术等课程中普遍强调的是信息意识、信息社会责任与信息伦理等内容，较少呈现此类内容；国家安全教育中提到的太空、深海、极地和生物等新领域的安全知识在以往的教育内容中也从未如此集中地提及。从主题内容的指向性来看，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虽在课程教材中早有涉及，但随着国际局势的调整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其指向性与育人价值有了新的变化。比如，同样是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在《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并未明确提出领土或国土安全教育，以关心我国基本地理国情，增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为课程目标，而《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将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安全统称为“国土安全”，将其明确为领土完整、国家统一，边疆边境、领空、海洋权益等不受侵犯或免于威胁的状态。这些变化充分表明，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是顺应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历史必然，它不仅补充了课程教材中未涉及的重要教育内容，而且对已有教育内容进行了更新、深化和拓展，增强了课程教材的时代性。及时补充和更新课程内容是课程与时代接轨、服务教育的重要环节。

## （二）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是突破课程教材局限性的有效举措

课程教材是教育内容的核心载体，但课程教材对教育内容的反应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课程教材是权威性、规范化的知识载体，课程教材的建设是国家事权。正因如此，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及二者的实施等都由国家统筹决定，具有严谨的编制、审查与使用流程，这也导致课程教材的修订周期一般较长。比如，日本分别在1948年、1951年、1956年、1963年、1973年、1982年、1994年、2003年修订颁布了高中课程标准<sup>[26]</sup>，基本上是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进行一次变革。同样地，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的大规模、系统化课程教材改革情况来看，我国的课程教材改革周期也相对较长。这种周期性确保了课程教材的稳定性与科学性，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但同时也使其难以迅速回应因社会变革、科技进步与国家战略持续推进而调整与更新教育内容的需求。新兴的科技、文化与知识，重要的政策理念或社会热点问题等若无法及时纳入课程教材，将会导致重要的教育内容无法及时发挥育人功能，使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产生差距。

以重大主题教育的形式将新内容融入课程教材之中，不仅能够使教育内容得到快速更新，还能够使其迅速发挥育人功能，有效突破课程教材的局限性。一方面，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采取指南引领的顶层设计，避免了课程教材整体的修订，使教育内容能够快速进入课堂教学。从国家教材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的系列指导文件来看，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指南与规划纲要涉及重要意义、总体目标、主要内容、学科与学段要求、实施建议和保障措施等内容，构建了全面而系统的融入保障机制，有利于新增的重要教育内容快速有效地反映在课程教材中。指南与规划纲要的引领保证了原有课程教材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使重大主题教育内容快速触达课堂，极大地缩短了教育内容在课程教材中的更新时间。另一方面，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通过跨学科联动的方式，消除了单学科更新慢与知识碎片化的弊端，使更新后的教育内容能够迅速发挥育人实效。课程教材的变革多以单一学科或课程为单位，将某一教育内容局限于一个学科或一门

课程之中，更新后的内容往往难以与其他学科、课程形成互动。而重大主题教育是以主题的形式确定的教育内容，这些主题在不同的学科和课程中都有相应的内容，能够形成跨学科育人合力。比如，为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语文学科要全面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核心思想理念、人文精神和传统美德；历史学科要发挥传承人类文明共同遗产的独特作用；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学科要注重传承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艺术学科要在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体育与健康学科要帮助学生强身健体、涵养情趣。

## 五、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是课程论话语创新的具体实践

课程论话语是课程论构建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它不仅关乎传递何种课程内容，而且涉及以何种方式、何种视角阐释和构建课程论知识体系。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作为新时代极具中国特色的课程实践，对于构建中国特色课程论话语体系、促进中国课程论的自主生成与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 （一）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生成了课程论话语的特色表达

随着各个领域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课程论的发展也受到西方课程理念、课程文化与课程理论的深刻影响，导致部分课程论话语是对西方课程论话语的简单模仿与转述，引发“话语形式繁杂、理念表述含混、指导课程实践活动困难等问题”<sup>[27]</sup>，这与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时代需求不相适应。对此，亟须立足中国本土的课程实践经验，凝练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课程概念、命题和话语。正如有学者指出，尽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灵感源自多元化的理论源泉，但真正塑造其中国特色的乃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sup>[28]</sup>重大主题教育中涉及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领导”、国防教育以及劳动教育等主题内容，均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将其以重大主题教育的形式融入课程教材，不仅

丰富了课程论的话语内容，而且为课程论话语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课程实践，生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民族特色的课程论话语表达。

“重大主题教育”这一表达本身就是中国课程论话语的特色表达。主题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提升党员思想觉悟、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的重要途径，早已存在于党的建设过程之中。但通过系统遴选与顶层设计，将众多主题教育整合提炼为能够反映时代发展趋势与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主题教育”，则是首次提出的特色概念。不仅如此，重大主题教育的内容在以往的课程教材中存在不系统、不完善以及碎片化的现象，导致其中蕴含的课程思想、课程理念与课程知识无法凝练成具有标识性的课程概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特色课程论话语的生成与传播。以“重大主题教育”这一概念为统领，将原本随意、松散的语言表达凝练为主题，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领导”与革命传统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概念，为建设中国特色课程论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实现了“中话中说”，有利于催生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课程话语。同时，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中的话语表达也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根植于中国课程的实际问题。比如，针对劳动教育课程中存在“轻视体力劳动”的问题，教育部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中提出“强调身心参与，注重手脑并用”的劳动教育理念，让学生在“动手实践，出力流汗”中塑造劳动价值观与实践能力。

（二）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细化了课程论话语的实现方式

传统的课程论话语在将宏观的政策意图、课程理念转化为课堂教学实践时常常出现目标模糊与路径笼统的问题。比如，2018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实施意见》中，提及国家安全教育在各课程中的实现时，只用了“结合政治、德育、历史、语文等相关学科内容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的笼统表达，没有明确规划学科渗透的具体方法、学习资源的开展路径以及学习效果的评价标准等，导致国家安全教育实施过程中出现“没地位，不到位”等问题。这一粗放的话语表达方式削弱了国家政策的

落实力度与课程理念对实践的解释力，导致课程改革难以真正落地。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旨在增强课程教材的思想性、理论性与时代性，将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考量与最新理论成果融入课程教材，提升学科知识的德育价值。但是，政策话语的机械融入也容易导致课程论话语的艰深与抽象。为充分实现政策意图，推动课程教材建设，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必须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与精细化的实施路径，突破传统课程论的话语表达方式，使党和国家的课程主张、课程思想中包含的课程理念、方法得到切实落实。

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时，在充分理解主题教育内容的基础上，从学科与学段两方面细化了话语的实现方式。一方面，为重大主题教育确定了主要学科，提升了学科融入的精准性。具体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注重理论武装，因此主要依托思政课程与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进行；“党的领导”相关内容在中小学与大学阶段所依靠的学科载体有所不同，是依据因材施教原则的动态调整；国家安全教育与劳动教育在现有学科课程中很难进行系统传授，因此需要单独开设专门的课程；生命安全教育与健康教育则需要委托专业机构开发相应的数字资源。这一做法改变了以往所有学科“一刀切”式融入的实现方式所带来的学科融入泛化的问题，让话语落地有了明确的依托。另一方面，为重大主题教育界定了学段范围，增强了学段划分的适配性。对需要长期浸润、逐步深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设计从小学至研究生的全学段递进路径；对侧重实践技能与职业关联的劳动教育，特别纳入“职业高中”学段，促进劳动教育育人价值的充分彰显。这种适配性设计，让课程论话语的实现有了清晰的学段坐标，确保课程教学既不超前，也不滞后。

#### 参考文献：

- [1] 张铭凯. 重大主题教育融入课程：价值诉求、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3 (2): 41-48.
- [2] 沈湘平. 以有机融入方式为主落实重大主题教育 [J]. 人民教育, 2022 (9): 21.
- [3] 张雪洁. 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的实施建议：以初中生物学教材为例 [J]. 科技与出版, 2024 (1): 90.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第7版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488.
- [5] 董中保. 事理、学理、法理、律理: 法的理论研究的四个基本层次 [J].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2010 (1): 101.
- [6] 刘庆昌. 从教育事理到教育学理: “教育学原理” 70年发展的理论反思 [J]. 中国教育学刊, 2019 (10): 3.
- [7] 杨兆山. 教育学原理 [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38.
- [8] 柳海民, 侯怀银, 余文森, 等. 基础教育改革与学科建设 (笔谈) [J]. 教育科学, 2024 (5): 8.
- [9] 胡德海. 教育学原理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 370.
- [10] 靳晓燕. 培根铸魂提高课程教材建设水平: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谈重大主题教育如何进课程教材 [N]. 光明日报, 2021-08-25 (8).
- [11] 徐红. 新时期我国教师课程能力审思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9 (12): 129.
- [12] 李永智. 牢牢把握教育的三重属性 [N]. 学习时报, 2024-09-30 (1).
- [13] 叶澜. 教育概论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154.
- [14] 习近平. 论教育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4: 6.
- [15] 成有信, 等. 教育政治学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 321-322.
- [16] 阿普尔. 意识形态与课程 [M]. 黄忠敬,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
- [17] 教育部. 落实重大主题教育 增强课程教材的时代性和思想性 [EB/OL]. (2024-04-09) [2025-07-2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4/2024\\_zl04/202404/t20240409\\_1124622.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4/2024_zl04/202404/t20240409_1124622.html).
- [18]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 第1卷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257.
- [19] 杨澄宇, 崔允灏, 郭洪瑞. 发挥教材在立德树人中的独特价值 [J]. 全球教育展望, 2024 (11): 9.
- [20] 马凤歧. 教育政治学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48.
- [21] 柳夕浪. 重大主题教育何以进课堂?: 教学改革热点问题透视之三 [J]. 人民教育, 2022 (1): 37.
- [2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6.
- [23] 曾天山. 教材论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7: 13.
- [24] 祝怀新, 沈慧岚. 从“形式融合”到“生态重构”: 澳大利亚职普融通改革探析: 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中心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 (21): 34.
- [25] 罗生全. 70年课改的变迁、收获与经验 [N]. 中国教师报, 2019-10-02 (5).
- [26] 汪霞. 国外中小学课程演进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785-815.
- [27] 李晓玉, 杨道宇. 论我国课程话语的本土意识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6 (10): 62.
- [28] 欧阳康. “三大体系”构建: 逻辑、现状与未来走向 [J]. 探索与争鸣, 2023 (10): 34.

(责任编辑: 穆建亚)

## Theoretical Logic of Major Theme Education Entering Curriculum Textbook

He Xuexin, Shi Yu

**Abstract:** Major theme education entering curriculum textbook is a key initiative in the new era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Compared with research on “how to enter”, the academic exploration of “why to enter” remain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entrance is helpful to clarify policy aim, promot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mpower teachers’ practice. The entrance follows the general principle that education is connected with politics, reflects the political attribute of education, applies to specific rule of education content construction, embodies the selecting, organizing and updating of education content and represents innovative practice of curriculum discourse.

**Key words:** major theme education; curriculum textbook; education content; curriculum discourse